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乳娘的长路

■铁 流 赵方新

一

那双小脚就是她的命，把她拴在了方圆5里的圆圈里，离圆心最远的距离就是她的娘家田家村。她像许多姊妹们一样对“命”深信不疑。可眼下她要为了那个从天而降的孩子反抗自己的命，突破它画出的那个带有“画地为牢”意味的圈圈。

那年冬天的风雪好大，大雪断断续续下了十几天。

牟海县东井口村（今属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被风雪从山坡上抹掉了。从几里地外往这边张望，只能见到白茫茫一片。别说，这种鬼天气里，还真有人站在东南方的山梁上往这儿眺望，然后沿着一条深深的“步辙儿”走来。

来人是田克芝娘家哥打发来的：她娘今天晌午突然晕厥，似乎是个不好的兆头。

田克芝让丈夫张可军快去准备独轮车，自个儿慌忙换上一身清爽的衣服，锁好门，坐上车，向田家村奔去。

老娘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十里八乡有名的神婆子也束手无策，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正在此时，村长老田领着一个人进了屋。那人摆弄着一支透明的管子，插进一个小瓶里抽出一些液体，让人扒出病人的肩膀，扎下去，慢慢将液体推入，又使劲掐掐人中，摁摁前胸，过了片刻，就听见她娘叹了一口长气，悠悠转来……

第二天，她奉老爹的命去找老田，老田告诉她那人是胶东育儿所的保健医生，要谢就谢他吧。田克芝问育儿所是干什么的，老田说是专给那些上前线的八路军干部抚养后代的，前段时间刚搬到咱这里。田克芝对这新生事物很好奇，决定去看看。她从家里用箢子提了几斤花生、二斤红糖，按照老田说的方位找过去。

田克芝见到胶东育儿所所长张福之，疾走几步，“扑通”跪下去。这可把张福之吓了一跳，急忙把她搀扶起来，“咱们是一家人，不兴这一套！”

田克芝说：“谢谢你们派人把俺娘救活了，要不现在俺家发丧呢。”

张福之握住她的手说：“共产党就是给大伙儿办事的，怎么还见外呢？”

田克芝说：“俺过去光听说，这回实际经历了。”

张福之询问了她的情况，鼓励她以后积极参加当地的妇女抗日救亡活动。

田克芝茫然地问：“像俺这样的小脚婆子也能参加抗日？”

“当然能了，抗日工作不光是在战场上打鬼子，还包括支持抗日工作，就比如育儿所吧，它就是专为解除八路军指战员的后顾之忧设立的。”

“俺明白了，只要和抗日沾上边儿的事都算抗日工作。”

“对，我们育儿所急需找一些可靠的乳娘，你帮我们留意着点。”

“好好好，你看俺能当你说的那个乳娘吗？”

张福之笑着打量她一番：“妹子倒是个干练的人，但我们现在要找的是有奶水的姐妹。”

田克芝露出深深的遗憾，这句话不仅断了她当乳娘的念儿，也戳到了她的痛处：结婚好几年，自己始终没有怀上娃。人家同期结婚的，孩子都满地跑了。

张福之发现她有点儿消沉的样子，安慰说：“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田克芝踏着雪走在街道上，心事沉沉，回到娘家叫上张可军就回了东井口村。

她一连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就在这时候，张福之说的机会悄悄来到了她身边。

二

1944年严冬的一天夜里，时任胶东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的严政，带着妻子文奇和一个五六个月大的女婴住进了田克芝家。

两天后，严政和文奇接到队伍转移的命令。文奇把夫妻俩商量好的一件事说给了田克芝夫妇：他们想把这个叫宏飞的孩子托付给她。

文奇说：“我现在奶水也不足，孩子再跟着我们大风大雪地行军，染上个病就是要命的。我看大妹子人善心细，你们就当小狗小猫养着吧，养活了是她的造化，养不活是她自个儿的命，我们不怪你们。”说着这话，泪水早在她眼里打起了转转。

都到这个分节上，田克芝只能应承下来。她暗想：怎么这么凑巧，育儿所张所长说会有机会的，机会来了，说要找有奶水的乳娘，没想到俺没有奶水也能当乳娘哩。

严政、文奇走后，那种被幸运砸中头的眩晕感把田克芝弄得有点醉，抱着宏飞在屋子里一趟趟来回走着，跟她絮絮叨叨，积攒了几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倒给了这个听不懂一句话的小人儿。

宏飞“哇”地哭了起来，孩子饿了。田克芝给她裹好小褥子，抱起来冲进风雪里。她准备先到邻居乡山嫂子那里“借奶”。乡山嫂子3个月前刚生了一个小子，她去看望时见过乡山嫂子奶孩子的情景。看她的小娃子快胖成一个肉球了，奶水一定很充足。

“哟，可军家里的，你这是……”

“噢，这是俺……俺从北山刚抱回来的娃子，你知道的……”

她的声音高低有致，说得楚楚可怜。

“噢，俺知道了，俺知道了。”

田克芝温言软语地说：“嫂子，俺求你个事……”

乡山嫂子说：“啰嗦啥，有话就说。”

“俺想，俺想让你帮俺给小飞喂奶。”

“哎呀！就这事啊！来，让你娃吃这边吧。你不知道，俺的奶水旺，孩子吃不完。”乡山嫂子一手揽住一个娃，任孩子吮吸……

每每夜晚来临，田克芝搂着宏飞，小家伙总是往她怀里拱，一个劲儿地拱，小手胡乱摸索着，不一会儿就安静地睡着了。田克芝有点伤感地想要是自己有奶水，哪怕亲自喂孩子一口也好啊，不像现在空担了个乳娘的名……

三

转过年来的一天，宏飞突然发起烧来。田克芝一摸她的额，吓得心突突乱跳，嗓音劈了岔儿：“老张哎，你快来看看小妮儿——”

张可军一听这音儿，几步蹿进屋里，傻了眼，“还傻愣着干啥？快看大夫去吧！”

田克芝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越快越好！她把宏飞包裹好，抱起来就往外跑，张可军跟在后面喊：“去崖子吧，那里有好先生。”田克芝扭着小脚，背后仿佛有只手推着她，脚不粘泥地向前飘。张可军好生纳闷，媳妇平日走路一摇三摆，走几步就腰酸腿疼，今儿倒麻溜，自己竟撵不上她了。

田克芝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崖子村春晖诊所柳大夫面前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怪异的眼神打量自己。

她说：“快给俺小嫚儿瞧瞧病！”

柳大夫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据说曾在青岛的大医院坐诊过，时局一乱，回老家崖子村开了这家中西医诊所。他把听诊器放到宏飞胸前听了听，翻翻眼皮，又掀开衣服看看前胸后背。田克芝紧紧盯着他的面孔，想读出他表情里的每一丝信息。

柳大夫收起听诊器，说：“可能是肺炎。”

田克芝“哎哟”一声，瘫倒在地。张可军一把把她拽起，扶到凳子上坐稳。

田克芝带着哭腔：“这不是要命的病吗？你可得救救俺妮儿啊——”

柳大夫说：“谁说这是要命的病？过去能治现在更能治，关键是你们没耽搁时间。”

柳大夫拿出一只针管子，抽进去一些药水，注射到宏飞的小屁股上，又从一个褐色小瓶里倒出两个白色药片，在张可军的帮助下，喂进宏飞的嘴里。

“我给你开个方子，拿回家熬了汤药给孩子灌几次就没事啦。”柳大夫说话结尾处的“啦”音像唱歌，特别悦耳。

晚上熬了药，两人手忙脚乱给宏飞喂下去，躺到炕上才觉得全身散了架，酸涩的疲惫感渐渐从骨缝里爬出来。后半夜醒来，她先摸摸宏飞，盖得挺好，身子滑爽，准备再睡，脑海里却突然跳出一个念头：以后宏飞再得个急症，还得去崖子，万一不赶趟怎么办？村里还有其他八路军干部的后代，他们在前线奋勇杀敌，不能让他们的孩子再有个闪失。哎，能不能把柳大夫搬到东井口村设个点儿啊？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好。田克芝抱上宏飞，挎了一个小包袱，里面放了些核桃板栗，稳稳地走上了去往崖子的路。柳大夫的诊所里飘着西药水的苦味和草药的香味。

田克芝热眼巴巴地说：“柳大夫，俺想求你个事儿，你先别忙着回答俺。俺想请你到俺村办个诊所，你可能觉得俺一个妇道人家咋管这闲事呢？俺从小嫚得病想到这个事，当时要是村里有医生，俺就不用大老远往这里跑了，跑得差点儿丢了老命。你不知道，每年俺村和西井口村光殇孩子就十好几个，甭说那些老年人了，多数都是因为找不上大夫治。”

柳大夫一听就乐了：“大妹子，我在崖子刚落下脚，暂时不考虑搬迁了。”

田克芝恳挚地说：“俺早就说了，你甭急着回俺，你再想想。”

柳大夫含糊地答道：“好好好，我考虑考虑。”

田克芝抱着宏飞兴奋地往回走，暖暖的南风吹着她，快要把她吹绿了。

四

3天后，田克芝又扭着一双小脚上路了。

“大妹子，你这是何必呢？我不可能去你们村，我在这里好好的。”柳大夫想把话说得直截了当些，彻底断了她的念想。

田克芝摆摆手说：“柳大夫，俺是实心实意请你的。俺已经给张家的族长说了，他同意把张家祠堂给你用，满够你一家人住的。俺那片几个村加起来怎么也得有四五千人，你来了生意肯定错不了。俺们村长也知道这事了，他说你要来，他就给区里上报，给你个嘉奖。”

田克芝这番话说得柳大夫霎时愣住了。他没想到这女人这么执拗，心里又暗暗佩服她那股子咬住不放的韧劲儿，于是答应再好好考虑考虑。

那天夜里，田克芝失眠了，她太想当好这个乳娘，太想把八路军干部的后代照顾好，然而现实条件这么差，千苦万难只能往肚子里咽。忍着一肚子委屈，疙疙瘩瘩，翻来滚去，黎明时分上腹部要死要活地疼起来。她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了张可军，点着灯一看，她脸上滚着冷汗。他慌忙穿上衣服，跑去把张乡山两口子喊来，“乡山嫂子，你帮俺看着小飞吧，俺得带她去崖子看医生，乡山哥你帮着俺推推车子。”

一辆“小土牛车”推着田克芝疾奔，张可军和张乡山交换着推车，一人推车，另一人扶着坐在车上的田克芝。

天不亮就到了诊所。柳大夫一看这情形就知道是急症，问清原由，出门端进来半瓢黄豆，放在桌子边上，说：“等会儿来换豆腐的，给你们炖豆腐吃。”又叫张可军把田克芝扶过来把脉，就在她往桌子上放手的一瞬间，也不知怎么回事，瓢掉在了地上，豆子撒了一地。田克芝懊悔不迭，连声嚷着：“这叫个啥事啊？”柳大夫也勃然变色：“你们一大早就来打扰我休息，还这样莽莽撞撞的，真是不像话！”田克芝挣开张可军的手，急急地蹲下身捡着豆子，“老天爷啊！都是俺的错！都是俺的错！”说着泪珠“吧嗒吧嗒”地掉落，捡起一颗豆子，掉下一颗泪珠。

张可军心疼妻子，蹲下身准备帮着她捡，张乡山也想帮一把，柳大夫偷偷踢踢张可军，示意他不要管。张可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猜到这里面定有玄机，也悄悄止住了张乡山。

这边田克芝忙乎了一大阵子，把豆子捡得差不多了，站起身端着瓢说：“柳大夫，你别跟俺一般见识，俺也不知怎么就跟着魔似的，非得想请你去俺村，昨晚上附在俺身上的鬼走了。你放心，俺再也不会黏糊你了。另外，过几天，俺再还你一瓢好豆子。”

她放下瓢扯着张可军就往外走，一只脚刚迈出门槛，就听柳大夫说：“你给我回来！我还有话说。”田克芝犹豫地走回来，低着头。柳大夫问她：“你肚子还疼吗？”咦，怎么不知不觉间就好了。她惊喜地说：“不疼了！怎么你没治就好了呢？”张可军和张乡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田克芝发了毛。她去看柳大夫，柳大夫正笑眯眯地看着她：“我已经给你治了呀。”“俺怎么没觉得呢？”柳大夫说：“刚才，我故意把豆子洒在地上，让你误以为是你不小心碰掉的，弯腰去捡，捡豆子就是我给你开的药方。”

张可军和张乡山竖起大拇指。

柳大夫接着解释说：“这种治病的法子不是我的创造，古代医书上就有记载，我是依着古人的葫芦画瓢。因为我看出你是肝气犯胃造成的肚子疼，只要多弯腰起身，气顺了就好了，又加上你边捡边哭，把憋住的委屈都吐出来了，还有个不好的？”

田克芝恍然大悟，继而遗憾地说：“你看病这么厉害，这里的老百姓有福了——当家的，结账，咱回家吧。”

柳大夫却笑着叫住了她：“大妹子，昨晚我把你说的事告诉我的妻子，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你不是口口声声医学救国吗，机会摆在你眼前了，你怎么倒拿不准主张了？她问得我哑口无言。是啊，当年我学医难道就只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吗？我立志报国的理想哪里去了呢？我怎么还不如田大妹子知书达理呢？我也像你一样失眠了一整夜啊……”

田克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红彤彤的太阳爬上来，霞光洒满山野，也洒进了田克芝敞开的心房里。

很快，柳大夫的诊所在张氏祠堂开张了。田克芝抱着宏飞进进出出，好像她自己家开了一间大买卖铺子一样高兴……

多年之后，在东井口村那条出村的乱石路上，驶来一辆吉普车，从车上走下一位端庄文雅的干部模样的女人。她对陪同人员说：“这条路，我乳娘的小脚为了我不知走了多少遍。今天，我要沿着它走回去，走回我日思夜想的亲人身边去……”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星星在燃烧

■雷锦涵

2021年7月，一个普通的夏日，因为我们彼此的道别而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那天，我们仔细打扫了宿舍的每一个角落，就像一名刚刚入伍的士兵那样，庄重而严肃。

我们即将背起行囊，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戍守，在不同的军营里建功立业。那些军绿色的背囊里，塞进了我们的理想和未来。军人的分别是无言的，深情对视，紧紧相拥，话到嘴边却又化成淡淡的祝福，留下寥寥几句叮咛。只是转过身去，眼里多了些许晶莹。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相见，因为紧迫的时间，因为遥远的地域，因为军人的使命。

曾记否？我们站夜岗时诉说过的梦想，还有军旗下的铮铮誓言。曾记否？我们在训练场摸爬滚打，在长途拉练的行军路途上互相搀扶……军校的生活是艰苦的，严格的管理、高强度的学习训练，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军校的生活又是难忘的，我们曾相互鼓励，彼此倾听奋斗的心跳，分享每一天的点滴进步。4年的朝夕相处，我们有说不尽的话题，因为时间在我们身上沉淀下同样的旋律。

“前面有坑，小心。”在夜间，我的视力不够好，感觉总被漆黑环绕。拉练行军中，每当我因为体力透支而裹足不前时，这句话总能及时响起。我知道身旁有我的同学、我的战友。这句话给我以力量和勇气，鼓舞我大步向前，不畏军旅人生的考验和挑战。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一颗星扛在肩上，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在戈壁大漠，在雪域高原，在深山密林，在天南海北的座座军营。一颗又一颗星盛在心里，紧密相连，缀成一条不断的线。我们就像这漫天的繁星，将信念点燃，把夜空照亮。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心底的梦

■孙先鹏 韩 光

一

人生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往往与年少时的志向有关。北部战区总医院血液科主任王吉刚，最初要当一名军医的想法，就是在10岁那年的暑假产生的。

1974年，王吉刚出生在云南省沾益县一个叫天生坝的偏远小山村。村子藏在大山的皱褶里，不通公路没有电灯。小学时王吉刚十分懂事，放学回家便放牛、打猪草，帮着父母干各种活计。夏季里的一天，王吉刚进山采蘑菇。山高路远加之天气炎热，王吉刚渐渐体力不支，突然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我咋会躺在这里呢？”两个小时后，当王吉刚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部队农场卫生所的病床上，那个喜欢给小伙伴讲故事的军医叔叔正冲他笑。王吉刚本想挣扎着起来，却被军医叔叔摁下了：“你年纪还小，咋采那么多的蘑菇呀，肚里没食，低血糖晕倒了，我路过时把你抱回来输了液。你还得再休息一会儿。”

原来，这个部队农场的卫生所就在村子附近，所里只有这名军医。军医对村里人都很好，不管是谁生病或者受伤，他都会尽心医治，村民都夸他是“活雷锋”。军医也喜欢村里的孩子们，孩子们也爱到卫生所里玩。王吉刚是个学习用功又爱劳动的孩子，军医特别喜欢他。

“叔叔，我的蘑菇呢？”王吉刚猛然想起了要紧的事，急着问道。

“蘑菇都在树荫下放着呢，不用担心！”

夜幕降临，父亲闻讯赶来了。得知是军医救了儿子的命后，不善言词的他不知道怎么感谢军医好了，嘴里不住地说着“谢谢”。离开部队农场卫生所时，一个念头像道强烈的闪电，在王吉刚的脑海里闪亮了一下。他大声对军医说道：“叔叔，我将来也跟你一样当军医！”

“哈哈哈！”军医非常开心地笑了，摩挲着他的小脑瓜说：“你好好学习，坚持下去，绝对差不了。”

别看王吉刚当时只有10岁，他的人生一下子有了努力的方向。多年后，当王吉刚谈起这段经历时，无比自豪地说：“别看我的军龄是从考上军校时算起的，但我的从军梦是从10岁暑假那年开启的。”

二

1992年7月，参加完高考的王吉刚，将原第三军医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当作了自己报考的第一志愿。结果，王吉刚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接到了军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不过他没有成为临床医学的学生，而是被检验医学专业录取了。略感遗憾之余，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兑现当年对军医叔叔的承诺。

大学期间，王吉刚除了学好检验医学的课程外，还买来临床医学的相关教材自学，准备将来有机会考临床专业的研究生，最终实现自己当军医的梦想。

1996年5月，也就是王吉刚毕业前的实习期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学员队收到了他的父亲写来的信。尽管信中错别字不少，但队领导还是看明白了王吉刚父亲的意思：“因为有党、有人民军队，我儿子才从大山深处的放牛娃，成为军校大学生，请求将他分配到边疆或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队领导被这封朴实而真诚的信深深地打动，将信中错别字修改后用大红纸抄录一份贴在了学校宿舍门岗的墙上。

6月实习结束，王吉刚回到学校，队领导这才把他父亲写的那封信转给了他。他是含着热泪读完的，父亲的意思跟他把自己的青春和医术献给最艰苦地方官兵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就这样，毕业后，王吉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一家驻军医院当检验科医生。领导看出他在血液病形态诊断方面有悟性、有潜力，便安排他在检验科负责血液病形态诊断工作。由此，王吉刚便一头扎进了血液病的诊断和治疗领域。

王吉刚边向专家请教，边向书本学习，边实践，业务能力提高很快。199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内科学（血液病）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内科学（血液病）专业博士研究生。200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沈阳军区总医院血液科，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至此，他终于实现了自己10岁那年的梦想。

三

成为血液科医生的王吉刚，工作兢兢业业，业务水平提高得很快。多年的勤奋学习和刻苦实践让他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战士小王被诊断为高危急性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病情危重。王吉刚成功为该战士实施了高难度的母供子的半相合骨髓移植。术后，小王不但康复得很好，还结了婚，生育了一子一女，目前在广东从事骨髓移植病房的建造工作。小王说他的命是部队医院救过来的，所以很愿意从事骨髓移植病房的建造工作，这样能造福更多的白血病患者。

战士小李得知自己患了白血病后，一度出现抑郁倾向。王吉刚摸索出一套心理疗法，及时安抚疏导病人情绪，并在所在科室倡导开展“心理查房”，把关怀送到患者病床前。战士小李精神情绪稳定后，入住骨髓移植病房接受了半相合骨髓移植，手术非常成功，目前已痊愈。

2021年深冬，8岁女孩欣欣患白血病接受半相合骨髓移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之临近春节，手术后急需输血小板，却一时找不到。王吉刚二话没说，撸起袖子为孩子捐献了救命用的2个单位血小板，成功地为她做了手术。欣欣痊愈出院时，闪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说：“王大爷把自己的血都献给我了，希望我也能变得像他一样聪明，将来考上大学，我也要当医生！”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何止欣欣一个人。15年前，王吉刚救治过的患者张静，如今已经成为医学院大二的学生了。

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王吉刚先后治疗、抢救过近百名白血病战士，为50余名战士实施了骨髓移植手术，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此重获新生，重返部队。回望自己的军旅生涯和军医经历，王吉刚深感为兵服务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王吉刚依然会时不时地想起那个曾经救过自己的军医叔叔，更加坚定地追寻那个10岁起就埋藏在心底的梦……

丝路如歌

（中国画）

丁 鼎作

长征

文学作品

第5428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